

堤头与堤头大街

——老街旧巷话津味乡情之九

章用秀

旧时的堤头本是个较大的村庄,位于现河北区西北部,其主街以堤头村得名,叫堤头大街。这条大街北起西沽货场铁路支线,东至新开河耳闸,与北运河平行,形成于清道光年间,历史上曾是连接席厂村、霍家嘴、北仓、西窑洼的主要交通要道。几年前,这个地方的老房屋已被拆除,建起座座高楼。

堤头早年是北运河东岸的一片荒地。明永乐年间一批移民来此定居,或事农耕,或事渔业,或事船工,遂成村落。因地处堤头附近,故名堤头村。

堤头一名出现较早。据

考,北运河堤修筑于元代至元二十年至二十六年(1283—1289),其堤自香河牛牧屯起到此为尽头。清同治年间纂修的《续天津县志》,关于堤头和堤头村有一段记载:“按北运河东岸自香河至天津堤头止,堤头村以东之净土院、贾家桥、小关一带皆无堤。”此地自明代移民定居发展到清代中叶,已成为北运河东岸一个风光旖旎的繁华小村。清人姜森《堤头晚归》诗有“路怯新桥窄,村怜野潦穿”,樊彬《堤头早发》诗有“人家图画里,遥见水边亭”,于士祐《晚宿堤头》诗有“暮烟群树合,渔火远滩

明”。这些诗从不同侧面描绘了当时堤头村民的恬静生活,表达了作者对这一带乡间美景的依恋。

堤头大街看来并不那么起眼,然在清代却是漕粮必经之处、有名的货品集散地,当年此地繁华景象和居住在这条街上高门大户的富有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人称“姜百万”的“堤头姜家”便是闻名天津的大户人家。姜姓靠养船发家,其先人自清乾隆年间在堤头落户,养渔船、运官粮、立字号、开买卖,跨街建房,一度允开铸钱炉,可谓显赫一时。至光绪年间,姜家家道中落,宅舍归官,其原址改建为学校。姜家大院门楼临街,设高台阶、石狮和双扇板门,由倒座、“巽门”、影壁、二门、正房和配房组成。为增加住房面积,二门及院墙改为五间南房,明间作穿堂。正房五间,前出廊,配房各三间。在中院与后院的南北两侧,均开辟有胡同式箭道,两院设便门沟通。箭道一侧设厨房和杂役宿舍等,是一处典型的清代民居四合

手勺一抓拉,抓一把斜切丝的豆角下锅,紧接着放入酱油、味精等作料,抖勺晃勺,然后将两勺水泼入锅里,紧接着抓一把面条入锅,连续翻勺几下,盖上锅盖,焖制一会儿,一锅色香味俱全的豆角焖面便得了。刚刚出锅的焖面分为四碗,大师傅喊一声焖面得了,便有服务员过来端给顾客,也有性急的顾客已等在旁边,伸手自己端走的。

端上来的豆角焖面,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用餐桌上的盐、酱油、醋,还有碗里的辣椒糊随便调剂。吃在嘴里,面条良硬有嚼劲,但又不失软烂,豆角颜色碧绿、不塌不绵,整体咸淡适中。

焖饼和焖面的制作手法基本一样,不带汤水。烩面和烩饼,则是属于烩制,是带汤汁的,所谓连吃带喝。如何选择,只是根据个人爱好各得其所罢了。

●老口福

豆角焖面

杨世珊

当年,我在六十八中上学,中午有时便和三五个同学相约到南楼的大众饭馆去吃焖面,尤其让我念念不忘的便是饭馆的豆角焖面。记得那个小饭馆中午时总是人满为患,座无虚席。小饭馆熙熙攘攘,人进人出,顾客大多都是附近工厂的工人。小馆主要经营焖面、烩饼,分为肉焖、素焖,肉烩、素烩。现在回想起来,肉焖在两三毛钱,而素焖一毛五,有一种排骨焖面,好像四毛钱。

小饭馆的大灶在门口外边,我们坐在桌前,就能看到大师傅的操作。大师傅将大勺放在火上,手勺利索地舀一勺油放入大勺,撒入葱花,

马占山在津的“火犁”案

杨仲凯

1933年到1937年,马占山在天津英租界居住过4年。这期间,马占山在天津有过好几起诉讼案件,其中的“火犁”案,颇有意思。

设在哈尔滨的瑞士商行百利公司作为原告,在起诉状中称,1928年12月22日,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马占山向百利公司购买开地机器“火犁”(即过去的农用犁地拖拉机),价款3600美元,除已支付部分之外,尚欠一千余美元。百利公司除了要求马占山偿付欠款,还要求其支付汽油费杂费等费用,承担相应利息和案件的诉讼费。

百利公司聘请董振鹏律师、马占山聘请纪清旂律师为代理人。马占山委托律师

作出答辩,还提起反诉,请求法院判令对方将已支付价款返还,并赔偿豆种和人工损失共计7000元。

1935年4月27日上午,天津地方法院开庭,由推事陆大城审理此案,并于5月23日作出判决。其最终判决,驳回了百利公司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各自承担。

案件中的事实和法律,还是有些焦点问题值得研究。马占山承认和百利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也承认并未足额支付购货款;但他称,根据合同约定,百利公司负责雇人使用保管这台火犁。双方约定先将该火犁运到目的地通北之后进行使用,如果没有质量问题就付清货款,但马

占山没料到这台机器运抵之后,电轴就坏了,根本没法使用。就由百利公司的技师将电轴拆开,把机器运回哈尔滨修理。他等了三十多天也没等到消息,就派人到哈尔滨去交涉,但百利公司不仅没把火犁修好,还要求马占山交付余款才能交付火犁——实际上是把这台火犁给扣下了。春耕之期被耽误了,造成损失。马占山认为,既然没有实际取得所有物火犁,那当然就没有义务付余款,并且应将此前货款退回。但马占山也并没有证据证实火犁被百利公司掌控了,百利公司也断然不承认有质量问题和将火犁扣下的事实,但百利公司也并没有最初将火犁交接的证据。所以,质量问题和交付与否,都是个糊涂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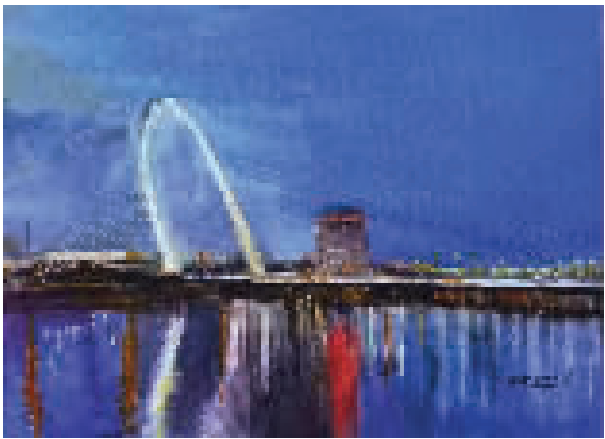
判决书判决的依据,最终其实是避开了案件的事

院建筑。后来堤头大街上的北姜家胡同、南姜家胡同均以姜宅而得名。

清代末年,西学东渐,新型学堂相继在堤头大街建立。北洋警务学堂尤其值得一提,它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早培养警察的学府。学校编译国外书籍为教学课本,培训巡警和高级警官。后来许多省县商埠重镇设立警察队伍,都向天津聘请教官。

堤头及其附近一带也是民间花会的活跃地区。堤头庆云高跷会、辛庄全音法鼓老会、东于庄同乐花鼓老会、窑洼秧歌老会等在清代已经建立起来。堤头的花会在天津很有名。多年来,每当节日喜庆之时,街上的老少爷们儿仍披挂上阵,自娱自乐。

堤头也曾是我经常去的地方。早年我去龚望先生家学习书法、学读“四书”,从我家到龚先生府上或去画家郭鸿勋先生府上必定要穿过堤头大街。堤的两边有理发所、杂货铺等小铺面。后来我参加工作,也常因公务赶赴堤头。前些年,听说堤头将要拆迁,我特意到堤头,走街串巷,流连不已。《今晚报》的老记者、老友张建一次次到堤头的居民家探访、拍照,记录堤头的过往、堤头住户的家族历史和人生经历,留下许许多多珍贵的资料,并撰著成书。



天津快速路北营门桥 叶武画

实,认为百利公司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从合同签订后的1928年,到案件起诉的1935年,七八年时间了。当时的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是请求权在2年之内不行使就自动消亡。因此,法院支持了马占山关于百利公司的诉讼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的抗辩。对于马占山购买豆种、人工和汽油费等各种损失,判决书认为“徒托空言,难资采信”,并认为不能认定百利公司已将机器收回,因而马占山的各项反诉请求法院也不支持。

马占山的反诉请求虽没得到支持,但驳回了百利公司的诉讼请求才是马占山的真正目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占山“胜诉”了。

津沽文丛

人物与天津之二

由于整修特三区公园计划所需资金巨大,当局遂决定向社会募集资金。同时,考虑到是由市政当局出面维修,“特三区公园”的叫法又被认为不相适宜。鉴于该园临近海河,所以确定更名为海河公园。1934年5月13日,《益世报》刊出《特三区公园改建后易名为海河公园,市府拟募款修建,捐启不日送各方》的消息。

《益世报》在上述消息中还将“海河公园募捐启”的内容全文披露:“……公园之义,自古已昭。建设之繁,于今为烈。天津水陆冲衢,尾箕分野,明初置戍而为卫,逊清互市以通商,襟带百川,集米盐运输之利。……荟海客以谈瀛,萃都人而列肆。距沧溟者百二十里,时着蜃市蛟虫,揽名胜于七十二沽,结想琼楼仙馆山高水深之地。不废登临,气清天朗之辰,可无觴咏,则此地宜有公园,亦守土者之责也。本市特别三局,相依绿水,旧有俄园,已还合浦之珠,未坠昆明之劫。裘青门故侯之业,大有闲田余沁水公主之园,堪称沃壤。园垣纤曲,绕古木以千章,河水汪洋,度风驰之一片,虽樵歌渔唱,当年之音响犹存。而酸枣棠梨,昔日之馆舍已圯,设非临流建阁,辟地为亭,营曲室以延温,构敞轩而纳爽,则是主宾泱洽,何处衔杯,朋辈唱酬,无缘授简。曷以使中西人士,澡雪精神,政学余闲,开荡心目,爱藉旧址而增建,遂因海河以命名。诂徒游宴之方,抑亦摄卫之术也。惟是相度阳阴,经纶泉石,操縵而征承福,种树而招囊驼。草木虫鱼,擷英华于骚雅。丹青雕镂,穷技巧于输般。画此宏规,端资巨帑,栋梁孰任?”

募捐启最后说:“……集千腋以成裘,

举众擎而造厦,合万花之彩,现出莲台,累七级之功,圆来塔影。知落成之有日,定杨柳以承风,同为风月主人,不羨裴家之绿野,长此烟云供裘,永怀召伯之甘棠。”

这篇《海河公园募捐启》首先引经据典,描绘天津的历史、经济地位。然后写花园收回后的状况“园垣纤曲,绕古木以千章。河水汪洋,度风驰之一片……”,接着笔锋一转,“而酸枣棠梨,昔日之馆舍已圯……”说明整修花园的重要性。还进一步强调此次整修“爱藉旧址而增建,遂因海河以命名”。但问题是,“画此宏规,端资巨帑”,需要“集千腋以成裘,举众擎而造厦,合万花之彩……”

这个募捐启,当时的记者称之为“辞藻芊绵”,备受推崇,并说不日将分送各方。值得一提的是,海河公园募捐未见后续情况报道。

样一”了。“一样一”是横竖差不多、半斤八两或一好换一好的意思。

朋友交往也存在“一样一”的人情世故,比如张三的孩子考上了心仪的学校,高兴地招呼哥们儿聚餐热闹热闹。可被邀请的王五不明就里,空着手就去赴宴了,好似老天津一句俗话叫“白吃白喝白坐大汽车”。好在知情后,王五赶快跑到饭馆外,补买了一束鲜花表示道贺之意。“一样一”有时就是个礼尚往来。

●津门园忆之俄国花园谈往 为维修募捐,公园再次易名

曲振明

一样一

由国庆

常见的一个和睦场景:大姨二姨姐儿俩在一桌吃饭,主菜端上桌来,二姨先给大姨夹一筷子,大姨又给二姨舀一勺,俩人客气谦让其乐融融。天津话中,“让”发音“样”,真就是“大姨让二姨——一

